

父母的再婚，使桑瑞昔日的学生葛兰成了今天的妹妹。意外的重逢，使葛兰展开了对桑瑞的更加凌

厉的攻势，桑瑞在逃离与矛盾的纠结中，又开始与陈瑶的乌托邦、与刘玲的放纵。葛兰

在对桑瑞的「追杀」失败后，有了自己的恋情，但就在和男友谈论论的前夜，

葛兰自己却又突然上演了桑瑞式的逃离。

张存学 / 著

我不敢过你

当代青年男女
情感生活

我们的存在就像秋天的云那么短暂，

看着众生的生死就像看着舞步，

生命时光就像空中闪电

就像急流冲下山脊，匆匆

甘肃人民出版社

W
O
R
L
D

我不放过你

张存学 / 著

当代青年男女
情感生活的浮世绘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不放过你 / 张存学著. — 兰州 :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226-04114-7

I. ①我…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96622号

责任编辑:赵金祥

装帧设计:黑凡

我不放过你

张存学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568号)

甘肃海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6.375 插页 1 字数 148千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500

ISBN 978-7-226-04114-7 定价:28.00元

我们的存在就像秋天的云那么短暂，
看着众生的生死就像看着舞步，
生命时光就像空中闪电，
就像急流冲下山脊，匆匆滑逝。

1.回到家中

葛兰回到家中。从火车站到家是下午五点半。她从包里掏出钥匙打开门时感到了一种异样的气息，这是陌生的气息。她在脱去外套并换鞋时，看到了挂在衣架上一件男人的衣服，同时也看到了鞋柜里一双男人的鞋。

从厨房里走出一个男人，男人近五十岁。他看到葛兰愣了一下，随后他微笑着说：“你是小兰？”他这样说着双手捏着围裙的下摆。

葛兰也愣住。她看着男人，她拿不准这男人是什么人。她让脑子飞快地转动，她在判断。她换上拖鞋后突然想起母亲十天前给她打电话的事。母亲在电话中说：“我和你桑叔叔已经办了结婚手

到了葛兰的包。现在，她对葛兰打招呼显出一种微笑，这微笑是在平衡心中稍稍泛起的紧张感。毕竟，家里多了一个人，她得让葛兰面对这个事实。葛兰看出了这一点，她想表现得自然一点，表现得无所谓一些，但她表现不出。旅途劳顿，再加上不善于、也不屑于装假，因此，她的脸上只有僵硬和疲倦的神色。

三个人坐在了饭桌前。

“你在广州进货进得咋样？”母亲说。

“还顺利。”葛兰说。

“一直在广州？”母亲说。

“没有。”葛兰说。

“我给你以前说过你桑叔叔。”母亲说着朝她的新丈夫看了一眼。

男人微笑着停下手中的筷子，他看着葛兰。

葛兰注意到男人对她的微笑。她仓促回以一笑。然后她对母亲说：“你说过。”

母亲夹菜，她的动作很慢。她再没有说什么。

葛兰吃了两口菜。她有意无意地等母亲说下去，但母亲沉默着。葛兰注意到这种沉默，她想起父亲，父亲葛朝鹏许多时候就像她现在这样，母亲对他说话时，他总显得有意无意。母亲对他说着，他的目光始终不离他手中的书或面前的电视屏幕。葛兰想到这里站了起来，她说：“我应该为你们祝贺一下。”她说着走到酒柜前打开柜门拿出一瓶干红。她倒了三杯，一人一杯。她举起自己的酒杯说：“为你们干一杯。”

母亲微笑着举起酒杯。男人也举起酒杯。男人始终在微笑。

男人的微笑是清爽的，葛兰一进门看到男人就感到这一点。而

且，她还感觉到，男人的微笑不做作。

“本来你桑叔叔要我和你住到他那边去，”母亲说，“我说这边还是方便一些。”

葛兰倒了第二杯酒。她看了母亲一眼，她本来想说她无所谓，但她没有说。

男人举起酒杯，他说：“我和小兰碰一杯。”

葛兰举起酒杯，她跟男人碰了。碰过后她说：“我应该先敬您。”

“我和你妈到永昌路看见过你的服装店，”男人说，“我和你妈还进去转了转，那是很不错的一个服装店。”

葛兰笑了笑，她说：“还过得去。”葛兰明白男人这么说是将在将气氛搞得融洽一些。她也明白，她突然回家带着一脸的倦容让男人和母亲都感到不适。现在，这种不适依然存在。葛兰还想，她在回家的路上一点都没有想母亲结婚的事，自广州的那个晚上后，她连一次都没有想过。她是在那个晚上之后的第二天离开广州的。她独自一人乘火车到了南昌，她不清楚她为什么要到南昌。在广州火车站，她在大屏幕上看了广州发往南昌的列车将在一个半小时后发出，她犹豫着，随后买了去南昌的票。她就这样到了南昌。在南昌她住了两天后又离开。她是在宾馆里看到介绍婺源风光的宣传栏离开的。离开南昌她去了婺源。婺源是一个不大的县城，她在那县城里待了三天。三天中，她除了待在宾馆里就是在老街区转来转去。至于离县城几十公里外的风景区，她已经失去了前往的兴趣。之后，她又乘大巴离开婺源到另外一个县城，县城依然是陌生的。她住了几天后乘火车回到了兰州。在这些无所事事的旅途中，她有的是时间，但她一次也没有想起母亲再婚的事。

“后天是星期六，我们一家人到外面聚一聚。”男人说。他这样说的时候看着葛兰的母亲。

“让小瑞也来。”葛兰的母亲说，“让葛兰和小瑞也认识一下。”

“怎么样？”男人转向葛兰，“后天有空吧？”

“有空。”葛兰说。她对母亲所说的“小瑞”并没有显出特别的兴趣，她知道面前的继父有一个儿子。这情况母亲以前曾对她说过。

2.红戈酒吧

在红戈酒吧里，桑瑞和陈瑶面对面坐着。桑瑞说：“我和你又见面了。”

陈瑶没有说什么。她黑色的风衣放在她身旁。几分钟前，她脱下风衣时桑瑞注视着她，她的身材仍和四年前一样颀长。她坐下后理了理她的头发。她的头发不长，头发向后收拢着。这种发型似乎只适合于她，适合于她内敛的神态。

桑瑞举起酒杯，他说：“碰一下吧。”

陈瑶也举起了酒杯，她跟桑瑞的酒杯碰了一下，然后，她喝了一口，“我听说你到晚报社了。”

“两年前到晚报社的，”桑瑞说，“毕业后当了两年的中学老师，然后招聘到了报社。”

“在报社怎么样？”

“还可以。”桑瑞说。

“你的情况我多少知道一些。”陈瑶说，“听说你有一次喝醉酒被警察铐在了治安亭里。”

桑瑞笑了笑，说：“有这回事，那天喝多了酒去火车站，离开车还有一段时间，我在广场上想抽烟，结果没有带火。我醉醺醺地拿着烟到处跟人借火，结果所有被我借火的人都躲开了。人们越是躲，我越跟人们借，最后被警察铐在了治安亭里。”

“你的事，我也听说过一些。”陈瑶说。

桑瑞没有说什么。他掏出烟来抽出一支。然后，他犹豫了一下问陈瑶：“你也来一支？”

“来一支吧。”陈瑶接过烟。

桑瑞为陈瑶点燃烟。接着又点燃自己的烟。“你跟四年前比没有啥变化。”桑瑞说。

“老了。”陈瑶缓缓吐了口烟说，她举着烟胳膊拄在桌子上，她的身子微微倾斜，“说说你吧，说说你这四年的事。”陈瑶这样说着注视着桑瑞。

桑瑞犹豫着，他觉得无从说起。四年的时间里，他做过两年中学老师，然后又到报社。他不是个好老师，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当一个好老师。后来他不得不离开教师这一行。他去报社应聘便到了报社。报社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桑瑞吸了口烟说：“我一直过得很平淡。”

“四年前，我想，我或许还会见到你。”陈瑶说。

桑瑞没有说什么，他看着陈瑶。四年前，他在师范大学的校园里一直注视着陈瑶的身影。陈瑶那时和他同级，不在同一个班上。

陈瑶的笑。

后来，陈瑶和赵子成之间发生的事他都知道，而且，他在那时被陈瑶叫去在校外一个饭馆里目睹了赵子成和刘玲在一起的事。再后来，他们毕业。毕业后，他到了北塔中学当教师，陈瑶仍在学校里，她上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陈瑶留在了学校里。毕业后的四年里，他时常想起陈瑶。有好几次，他想给陈瑶打电话，但又放弃。

几个小伙子走进酒吧。他们拍打着身上的雪。陈瑶看着那几个小伙子对桑瑞说：“雪下得好像越来越大了。”

桑瑞转过身也看着走进来的几个小伙子。四十分钟前，他和陈瑶站在兴旺菜馆的门前时，雪纷纷扬扬地下了起来。他们两个站着，目送走最后一个与他们一起吃饭的人。在这之前，他们在兴旺菜馆的一个包厢里相见。在座的一半是师范大学西部文化研究所的人，另一半是桑瑞和他晚报社的同事。陈瑶最后一个到，她穿着黑色的风衣。这是她穿衣一贯的颜色。她走进来时，桑瑞认出了她。然后，陈瑶也认出了桑瑞。在兴旺菜馆门前送走最后一个人后，桑瑞提议：“我们去红戈酒吧吧。”就这样，他们在飘洒的雪中走到红戈酒吧。

“有女朋友了没有？”陈瑶缓缓吸了一口烟说，她这样说时显出一个局外人的样子。

“目前没有。”桑瑞说。

陈瑶再没有往下问。她举起了酒杯。

桑瑞也举起了酒杯。他们各自喝了一口。

一支烟抽完，桑瑞又续了一支。他问陈瑶再要不要烟时，陈瑶摆了摆手。桑瑞吸了一口烟说：“毕业后我经常见刘玲。”桑瑞这样说觉得有些唐突，他又补充道：“她和我在一个中学里，和我是

同事，我离开中学后又见过她。”

“她现在经常跟我在一起。”陈瑶说。

桑瑞感到意外。

“我和她每隔一段时间要逛逛商场什么的。”陈瑶又说。

“这我没有想到。”桑瑞说。

“我和她有时候还一块去路师母家，你记得路教授吗？”

“记得。”桑瑞说，“他的女儿叫路琪，那个已经离开人世的路琪。”

“我和刘玲之间的事已经过去了。”陈瑶说。陈瑶这样说着身子向后仰去，仰在沙发背上。她的目光对着别处，这目光散淡无定。

桑瑞看着陈瑶。她身上忧郁的气息、梦一般的韵致他仍能感觉到，但这种气息和韵致似乎又被她有意识地消解着。不仅仅是现在，而是一直在被她消解着。消解的痕迹是明显的，它显露着，呈示着。桑瑞有些发呆，他端起酒杯独自喝了一口。

“你想过没有，再会见到我？”陈瑶抬起身子看着桑瑞说。

“想过。”桑瑞如实说。

陈瑶笑了笑说，“对你来说，过去的事或许变得越来越远了？”

“的确。”桑瑞说。

“我也有过这样的感觉。”

桑瑞掐灭手中的烟。这个时候，他想到外面的雪，雪中的情景会留在记忆的深处，然后，它变成生活中的一部分。想到这里，桑瑞突然说：“我以后能不能再见到你？”

陈瑶笑了起来，她说：“这有什么难度吗？”

桑瑞笑了笑没有说什么。

的家庭聚会说不准她会喝酒，所以她没有骑。在永昌路口，她坐上公交车。正是下班时段，公交车因为堵车走走停停。公交车到达农民巷时六点整。

葛兰走进包厢时，母亲和继父桑永胜已经到了。桑永胜是继父的名字，葛兰昨天才从母亲嘴里知道的。

“还是小兰准时。”继父桑永胜说。

葛兰笑了笑。她脱掉外衣。然后，她朝洗手间走去。她要洗洗手。

葛兰从洗手间回来时，包厢里多了一个人。葛兰看着这个人，然后，她呆住。

“这是桑瑞。”母亲指着桑瑞对葛兰说。

葛兰仍呆着。她没有听母亲的介绍。接着，她坐下来。

桑永胜对桑瑞说：“这是小兰，你比她大几岁，她是你的妹妹了。”

桑瑞也发呆。父亲桑永胜说过后，他走向葛兰。葛兰站起来。“你好。”桑瑞向葛兰伸出一只手。

葛兰看着桑瑞，她伸出自己的手与桑瑞的手握了握。

“葛兰以前是我班上的学生。“桑瑞转向他父亲和继母。

桑瑞的父亲和葛兰的母亲有些吃惊。葛兰的母亲说：“怪不得葛兰一见你就发呆，原来你是她老师。”

“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桑瑞说。

“你当班主任时好像从来没有开过家长会，不然我也会见过你。”葛兰的母亲说。

桑瑞笑了笑。他想起来他在北塔中学给葛兰当班主任时的确没有开过家长会，他这样想着坐到自己的座位上。他坐下后看着葛

兰。葛兰的脸色有些发白，她目光对着桌上五颜六色的菜。桑瑞又转向站在一旁的服务员，他让服务员将红酒倒在每个人的酒杯里。

桑瑞胜举起了酒杯，他说：“为一家人聚在一起干一杯。”说着，他和葛兰的母亲碰了一下喝下去。

桑瑞和葛兰都喝了下去。

第二杯酒添上时，桑瑞站起来给他父亲和葛兰母亲各敬了一杯。然后，他端着酒杯对葛兰说：“咱们也碰一下。”

葛兰站起来与桑瑞碰了一下，然后，她一饮而尽。

“你不一定要喝完。”桑瑞对葛兰说。

葛兰没有说什么。她让服务员添上酒，接着，她像桑瑞一样给每个人敬酒。敬到桑瑞时她双手举着酒杯说：“我知道你离开那个学校了。”

桑瑞笑了笑说：“早就离开了。”桑瑞说着一口喝下。

葛兰慢慢喝下去。

桑瑞的父亲让大家动筷子。四个人共同夹起了菜。葛兰的母亲吃了几口菜后看着桑瑞说：“葛兰给你当学生时肯定给你惹过不少麻烦。”

“她就像一头不安分的小狼，”桑瑞笑着说，“不过，她那时还好，挺聪明。”

葛兰吃着菜。在桑瑞回答母亲的话时她没有任何表情。

“葛兰现在干得不错，自己开时装店。”桑瑞胜说。

葛兰的母亲笑了笑说：“现在还过得去吧。”她说过这句话后再没有提葛兰过去的事。

到了晚上八点钟，桑瑞的父亲和葛兰的母亲站起来，桑瑞的父

亲对桑瑞和葛兰说：“你们再坐一坐，我们先走了。”说着，他们离去。

送走两个长辈，桑瑞和葛兰重新坐下来。瓶中的酒只喝了一半。桑瑞拿起酒瓶给葛兰的杯中添了一些，又给自己的杯中添了一些，他举起酒杯说：“葛兰，和我这个当哥的喝一杯。”

葛兰喝下杯中的酒。她放下酒杯拿起酒瓶给桑瑞倒酒，又给自己倒酒。她说：“我没有想到是你。”

“我也没有想到，”桑瑞说，“我只知道这个家里有一个叫小兰的人，不知道是你。”

葛兰掏出烟递给桑瑞一支，她自己 also 噙了一支。葛兰掏出打火机点烟时，桑瑞看着她，葛兰点烟的姿势娴熟、自然，她手中的打火机是价钱昂贵的那种。

“你的时装店在哪条街上？”桑瑞点着自己的烟说。

“在永昌路。叫零零时装店。”葛兰吐着烟说。

“我见过那个时装店，好像是专卖那种特别服装的。”桑瑞说。

“专卖几个品牌的衣服。”葛兰说。

“挺不错。”桑瑞说。

葛兰没有说什么。她倒了半杯酒自己咕咕喝下。然后，她又倒了半杯伸向桑瑞：“碰一杯。”

桑瑞看着葛兰，他拿过酒瓶给自己的杯子里添了一些。他举起酒杯跟葛兰伸过来的酒杯碰了一下，然后，他喝着。他还没有喝完时，葛兰已咕咕喝尽。

葛兰又倒酒，她还要跟桑瑞碰，桑瑞没有拒绝。到碰第四杯时，桑瑞没有动酒杯，他看着葛兰说：“是不是要往醉里喝？”

“喝不醉。”葛兰说着咕咕喝下。她没有看桑瑞。

桑瑞沉默下来。一支烟抽完后，他又接着一支。他看着葛兰。葛兰的脸已经有些发红。她的头发散乱起来。

葛兰在喝下第六杯酒后，她双手将散乱的头发向后拢去。随后，她的双手停在脑后，她的脸对着桑瑞：“你是不是一直在恨我？”

“没有，从来没有恨过你。”

葛兰笑了起来。她笑得古怪，而且有些狰狞。“你应该恨我。”她说。

“没有恨过。”桑瑞说。

“你一直是这种虚伪的样子。”葛兰双眼盯着桑瑞说。

桑瑞没有说什么。这时候，他只能以微笑来面对葛兰。

葛兰突然咕咕笑了起来。她将双手从头上放下来，她又倒了一杯红酒说：“我不该这么说你，其实，恨不恨都无所谓。”说着，她将杯中的酒仰头灌下去。

桑瑞没有阻止葛兰继续喝酒，他只是看着。

葛兰喝下最后一杯酒将空杯推开。她又点燃一支烟。她向后靠在椅背上，她吐了一口烟后看着桑瑞。接着，她的目光又对着她手中的烟。

桑瑞站了起来。他去洗手间，但他没有说他要干啥去。他朝外走时想刚才葛兰看他的目光，这目光他熟悉。几年前，葛兰就以这种目光看他。在水岸酒吧里他逮住她时她是这种目光。在课堂上，在课堂外的校园里，她也是以这种目光。之后，在那件事发生后，她看他时还是这种目光。这目光是藏在一片冰冷后面的刀和剑，是要扎出某种回应的刀和剑。在洗手间，桑瑞让水不停地冲洗着他的手。水滋滋在流。他对着镜子，镜子里他的一张脸没有什么特别之

家里去，但他又想不出要到哪里去。

出租车经过他面前时朝他鸣喇叭，看他无动于衷后又朝前驶去。看着一辆又一辆空着的出租车从他面前经过时，他突然做了决定，他决定去师范大学。他伸出手拦住一辆出租车，他坐上后对司机说：“去师大。”

去师大有七八站路。桑瑞坐在车上想他这是去见陈瑶。和陈瑶那天在红戈酒吧喝过酒后，时间过去七八天了。七八天中，他有几次想再与陈瑶相见，但他想不出见陈瑶的理由。现在，他仍没有想出要见陈瑶的理由。

出租车不紧不慢地向前行驶着。桑瑞掏出手机想给陈瑶打个电话，但调出陈瑶手机的号时，他又按回到待机状态。现在，他有些恍惚。他定了定神又努力想去见陈瑶的理由，但他还是想不出。

出租车到师范大学门口时，桑瑞付了车钱下了车。

这是师范大学的正门，是他熟悉的大门。桑瑞曾有四年时间在这大门走出走进，但此刻，他站着不动，他现在仍没有想出一个见陈瑶的理由。几分钟后，他又做了决定，他决定不进这大门，不去见陈瑶。他转过身来朝马路边走了走。他拦住一辆出租车。

坐在出租车里，他松了口气。他给司机说了他要去的地点。接着，他微微闭上眼睛。

手机响了起来。桑瑞拿出手机看到是一个陌生的号码。他按了接听键，对方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是桑瑞吗？”

“我是桑瑞。”桑瑞说。

“我是赵子成。”

桑瑞感到意外。大学毕业后，他与赵子成再没有联系过，他没

有想到这个时候赵子成会与他联系。

赵子成在电话中说，他是上午乘飞机到达兰州的，他想见见桑瑞。接着，他说了他住的宾馆。桑瑞让司机改变方向，他说了赵子成住的那家宾馆。

出租车到达宾馆。桑瑞走进宾馆上了楼。他敲赵子成住的房间门，门开着，赵子成迎了出来。

赵子成变得壮实了。在两个人握手的时候，赵子成打量着桑瑞，“你还是四年前的样子，还是瘦。”赵子成说。

桑瑞笑了笑。他坐在椅子上。赵子成坐在另一把椅子上。

“我这次到西北来主要是要到新疆去，到兰州是来之前临时决定的。”赵子成说着递给桑瑞一支烟。

桑瑞接过烟点着。

“到兰州主要想见见陈瑶。”赵子成说着点燃他自己的烟。

桑瑞没有说什么，他看着赵子成。

“当然也想见见你。”赵子成又说，“你怎么样？”

“还好。”桑瑞说。

“我知道陈瑶后来留校了，在文化研究所。你能经常见到她吗？”

“只见过一次，还是七八天前见的。”桑瑞如实说。

“你和她见面肯定不会说起我。”赵子成说。

桑瑞没有说什么。他觉得也没有必要说。那种往事中的赵子成陈瑶不会说起，他对陈瑶也不会说起。

赵子成沉默着，他不停地吸烟。桑瑞也沉默着，他感到不舒服。在接到赵子成的电话后，他就知道他赵子成相见会感到不舒服。这种不舒服不是因为赵子成过去与陈瑶的关系，而是赵子成本

人的神态。这种神态是一种硬撑起来的神态。即使赵子成极力要真诚，这真诚也是在虚假神态的架子上显现的。这种神态一直在赵子成身上，现在还是这样。

上师范大学时，赵子成和桑瑞不在一个班。他们是在一个学术小组中认识的。那是一个哲学小组，参加的人是自愿报名的，因此都来自不同的系。这样的学术小组只活动了三四次就不了了之了。每一次活动时赵子成都要发言，而桑瑞只静静地坐在角落里看和听别人发言。赵子成发言时，桑瑞在听，在看。他的脸上有时会不经意露出一丝笑，这笑不是刻意的，但赵子成注意到了他这种笑。第二次学术活动结束后，桑瑞走出教室时赵子成拍了拍他肩膀，他问桑瑞对他的发言有什么看法。桑瑞摇了摇头。接着，他说，他只是在听，在了解，他没有什么看法。“你肯定有你自己的一些想法。”赵子成说。桑瑞笑了笑，他说：“没有，真的没有。”但赵子成说，他不相信。他拉桑瑞到楼下的花坛旁，他对桑瑞说他对他自己在小组中的发言也不以为然，“那只是为了表演。”桑瑞惊愕地看着赵子成。“其实没有几个人能真正懂哲学。”赵子成又说。他这样说时显出激愤的样子。他这种激愤有些过分。桑瑞看出了这种过分。那个下午，赵子成又请桑瑞在外面的小饭馆吃了一顿饭。桑瑞就这样和赵子成熟悉了起来。

“我一直忘不掉陈瑶。”赵子成说，“几年过去了，她一直在我心里。”

桑瑞仍没有说什么。

“我知道她一直恨我，”赵子成继续说，“我甚至想，她恨我恨进骨头里了，但我还是忘不掉她，事实上，我被她拿住了。”

“这是你的事。”桑瑞说。